漢武故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漢武故事
作者：班固　東漢

舊本題漢班固撰，然史不云固有此書，《隋志》著錄傳記類中，亦不云固作。晁公武《讀書志》引張柬之《洞冥記跋》，謂出於王儉。唐初去齊、梁未遠，當有所考也。所言亦多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相出入，而雜以妖妄之語。然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三輔黃圖》、《太平御覽》諸書所引甲帳珠簾、王母青雀、茂陵玉碗諸事稱出《漢武故事》者，乃皆無之。又李善注《文選·西征賦》，引《漢武故事》二條，其一爲柏谷亭事，此本亦無之；其一爲衛子夫事，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注。考《隋志》載此書二卷，諸家著錄並同。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亦尚作二卷，稱所藏凡二本，一是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本，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。又與秦本互異，今兩存之云云。兩本今皆未見，此本爲明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所刻，並爲一卷，僅寥寥七八頁。蓋已經刊削，又非兩家之本，以其六朝舊帙，姑存備古書之一種云爾。另據考證，此書非班固所作。

漢景皇帝王皇后，槐里王仲女也，名姁兒。母臧氏，臧荼孫也。初爲仲妻，生一男兩女，其一女即后也。仲死，更嫁長陵田氏，生二男。后少孤，始嫁與金王孫，生一男矣。相工姚翁善相人，千百弗失，見后而歎曰：「天下貴人也，當生天子！」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，得幸，有娠，夢日入其懷，景帝亦夢高。高祖謂己曰：「王美人得子，可名爲彘。」及生男，因名焉。是爲武帝。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。年四歲，立爲膠東王。少而聰明有智術，與宮人、諸兄弟戲，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，皆得其歡心。及在上前恭敬應對，有若成人，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。是時，薄皇后無子，立栗姬子爲太子，長公文嫖有女，欲與太子婚。栗姬妬，寵少衰，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：「長公主得幸於上，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？」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，故栗姬怒不聽，因謝長公主不許婚，長公主亦怒。王夫人因厚事之，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，上未許，後長主還宮膠東王。數歲，長公主嫖抱置膝上，問曰：「兒欲得婦不？」膠東王曰：「欲得婦。」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，皆云不用。末指其女問曰：「阿嬌好不？」於是乃笑對曰：「好！若得阿嬌作婦，當作金屋貯之也。」長主大悅，乃苦要，上遂成婚焉。

皇后既廢，栗姬次應立，而長主伺其短，輒微白之。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：「吾百歲後善視之」，栗姬怒弗肯應。又罵上老狗，上心銜之，未發也。長主日譖之，因譽王夫人男之美。王夫人陰告長主，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，上以爲栗姬諷之，遂發怒誅大臣、廢太子爲王。栗姬自殺，遂立王夫人爲后。膠東王爲皇太子，時年七歲，上曰：「彘者徹也。」因改徹。

丞相周亞夫侍宴，時太子在側。亞夫失意，有怨色，太子視之不輟，亞夫於是起。帝問曰：「爾何故視此人邪？」對曰：「此人可畏，必能作賊。」帝笑，因曰：「此怏怏非少主臣也。」

廷尉上囚。防年繼母陳殺父，因殺陳。依律，年殺母，大逆論。帝疑之，詔問太子。太子對曰；「夫繼母如母，明其不及母也，緣父之愛，故比之於母耳。今繼母無狀，手殺其父，則下手之日，母恩絶矣。宜與殺人皆同，不宜大逆論。」帝從之，年棄市。議者稱善，時太子年十四，帝益奇之。

及即位，常晨往夜還。與霍去病等十餘人，皆輕服爲微行。且以觀戲市里，察民風俗。嘗至蓮勺通道中行，行者皆奔避路上。怪之，使左右問乏，云有持戟前呵者数十人。時微行率不过二十人，馬七八匹，更步更騎，衣如凡庶，不可別也，亦了無騶御，而百姓咸見之。

元光元年，天星大動；光耀煥煥竟天，数夜乃止。上以問董仲舒，對曰：「是謂星搖人，民勞之妖也。」是時謀伐匈奴，天下始不安，上謂仲舒妄言，意欲誅之。仲舒懼，乞補刺史以自效，乃用爲軍候，属程不識屯雁門。

太后弟田蚡欲奪太后兄子竇嬰田，嬰不與，上召大臣議之。群臣多是竇嬰，上亦不復窮問，兩罷之。田蚡大恨，欲自殺。先與太后訣，兄弟共號哭訴太后。太后亦哭弗食。上不得已，遂乃殺嬰。後月餘日，蚡病，一身尽痛，若擊者。叩頭復罪。上使視鬼者察之，見竇嬰笞之。上又夢竇嬰謝上屬之，上於是頗信鬼神事。

陳皇后廢處長門宮，竇太主以宿恩犹自親近。后置酒主家，主見所幸董偃。

陳皇后廢，立衞子夫爲皇后。初，上行幸平陽主家，子夫爲謳者，善歌，能造曲，每歌挑上，上意動，起更衣，子夫因侍衣得幸。頭解，上見其美髮，悅之，欢樂。主遂內子

夫於宮。上好容成道，信陰陽書。時宮女数千人，皆以次幸。子夫新入，獨在籍末，岁餘不得見。上釋宮人不中用者出之，子夫因涕泣請出。上曰：「吾昨夢子夫庭中生梓樹数株，豈非天意乎？」是日幸之，有娠，生女。凡三幸，生三女。後生男，即戾太子也。

淮南王安好學多才藝，集天下遺書，招方術之士，皆爲神仙，能爲雲雨。百姓傳云：「淮南王，得天子，寿无極。」上心惡之，徵之。使覘淮南王，云王能致仙人，又能隱形升行，服氣不食。上聞而喜其事，欲受其道。王不肯傳，云無其事。上怒，將誅，淮南王知之，出令與群臣，因不知所之。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。常恐動人情，乃令斬王家人首，以安百姓爲名。收其方書，亦頗得神仙黃白之事，然試之不驗。上既感淮南道術，乃徵四方有術之士，於是方士自燕齊而出者数千人。齊人李少翁，年二百歲，色如童子，上甚信之，拜爲文成將軍，以客禮之。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，祭祀之。少翁云：「先致太一，然後升天，升天然後可至蓬萊。」歲餘而術未驗。會上所幸李夫人死，少翁云能致其神，乃夜張帳明燭，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，不得就視也。

李少君言冥海之棗大如瓜，種山之李大如瓶也。

文成誅月餘日，使者籍貨關東還，逢之於漕亭。還言見之，上乃疑；發其棺，無所見，唯有竹筒一枚。捕驗間無縱迹也。

上微行至於柏谷，夜投亭長宿，亭長不內，乃宿於逆旅。逆旅翁謂上曰：「汝長大多力，當勤稼穡；何忽帶劍群聚，夜行動眾，此不欲爲盜則淫耳。」上默然不應，因乞漿飲，翁答曰：「吾止有溺，无漿也。」有頃，还內。上使人覘之，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，皆持弓矢刀劍，令主人嫗出安过客。嫗归，謂其翁曰：「吾覩此丈夫，乃非常人也；且亦有備，不可圖也。不如因礼之。」其夫曰：「此易與耳！鳴鼓会眾，討此羣盜，何憂不克。」嫗曰：「且安之，令其眠，乃可圖也。」翁從之。時上從者十餘人，既聞其謀，皆懼，劝上夜去。上曰：「去必致禍，不如且止以安之。」有頃，嫗出，謂上曰：「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？此翁好飲酒，狂悖不足計也。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。」嫗自还內。時天寒，嫗酌酒多與其夫及諸少年，皆醉。嫗自縛其夫，諸少年皆走。嫗出謝客，殺鷄作食。平明，上去。是日还宮，乃召逆旅夫妻見之，賜姬金千斤，擢其夫爲羽林郎。自是懲戒，希復微行。時丞相公孫雄数諫上弗從，因自殺，上聞而悲之，後二十餘日有柏谷之逼。乃改殯雄，爲起墳冢在茂陵旁，上自爲誄曰：「公孫之生，污瀆降靈。元老克壯，爲汉之貞。弗予一人，迄用有成。去矣遊矣，永归冥冥。嗚呼夫子！曷其能刑。載曰：萬物有終，人生安長；幸不爲夭，夫復何傷。」雄嘗諫伐匈奴，爲之小止。雄卒，

乃大發卒數十萬，遣霍去病討胡，殺休屠王。獲天祭金人，上以爲大神，列於甘泉宮。人率長丈餘，不祭祝，但燒香礼拜。天祭長八尺，擎日月，祭以牛。上令依其方俗礼之，方士皆以爲夷狄鬼神，不宜在中，因乃止。

鑿昆池，積其土爲山，高三十餘丈。又起柏梁臺，高二十丈，悉以香柏，香聞数十里，以處神君。神君者，長陵女子也，死而有靈。霍去病微時，数自祷神君，乃見其形，自修飾，欲與去病交接，去病不肯，神君亦慚。及去病疾篤，上令爲祷神君，神君曰：「霍將軍精氣少，寿命不長。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，可得延年，霍將軍不曉此意，遂見断絶。今疾必死，非可救也。」去病竟死。上乃造神君請術，行之有效，大抵不異容成也。自柏梁燒後，神稍衰。東方朔取宛若爲小妻，生三人，與朔同日死。時人疑化去，弗死也。

薄忌奏：「祠太一用一太牢，爲壇開八通鬼道，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。」上祝太畤祭，常有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。上以問東方朔曰：「此何神也？」朔曰：「此司命之神，總鬼神者也。」上曰：「祠之能令益寿乎？」對曰：「皇者寿命懸於天，司命无能爲也。」

上少好學，招求天下遺書，上親自省校，使莊助、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。尤好辞賦，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，輒命相如等賦之。上亦自作詩賦数百篇，下筆即成，初不留意。相如作文遲，弥時而後成，上每叹其工妙，謂相如曰：「以吾之速，易子之遲，可乎？」相如曰：「於臣則可，未知陛下何如耳？」上大笑而不責也。

上喜接士大夫，拔奇取異，不問僕隸，故能得天下奇士。然性嚴急，不貸小过，刑殺法令，殊爲峻刻。汲黯每諫上曰：「陛下愛才樂士，求之无倦，比得一人，勞心苦神。未尽其用，輒已殺之。以有限之士，資无已之誅。臣恐天下賢才將尽於陛下，欲誰與爲治乎？」黯言之甚怒，上笑而喻之曰：「夫才爲世出，何時無才！且所謂才者，猶可用之器也；才不應務，是器不中用也；不能尽才以處事，與无才同也。不殺何施！」黯曰：「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，而心犹以爲非。願陛下自今改之，无以臣愚爲不知理也。」上顧謂群臣曰：「黯自言便辞，則不然矣；自言其愚，豈非然乎？」時北伐匈奴，南誅兩越，天下騷動。黯数諫爭，上弗從，乃發憤謂上曰：「陛下恥爲守文之士君，欲希奇功於爭表；臣恐欲益反損，取累於千載也。」上怒，乃出黯爲郡吏。黯忿憤，疽發背死。謚剛侯。

上嘗輦至郎署，見一老翁，鬚鬢皓白，衣服不整。上問曰：「公何時爲郎，何其老也？」

對曰：「臣姓顏名駟，江都人也，以文帝時爲郎。」上問曰：「何其老而不遇也？」駟曰：「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而臣尚少；陛下好少而臣已老；是以三世不遇。故老於郎署。」上感其言，擢拜会稽都尉。

天子至鼎湖病甚，浮水發根言於上曰：「上郡有神，能治百病。」上乃令發根禱之，即有應，上体平，遂迎神君会於甘泉，置之寿宮。神君最貴者大夫，次大禁司命之属，皆從之。非可得見，聞者音與人等。來則肅然風生，帷幄皆動。於北宮設鐘篴羽旗以礼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輒令記之，命曰畫法。率言人事多，鬼事少。其説鬼事與浮屠相類；欲人爲善，責施與，不殺生。

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：「吾有師説秘書言鼎事，欲因公奏之。如得引見，以玉羊一爲寿。」所忠許之。視其書而有疑，因謝曰：「宝鼎事已決矣，无所復言。」公孫卿乃因郿人平時奏之。有札書言：「宛侯問於鬼區臾，區曰，帝得宝鼎，神策延年，是岁乙酉，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紀，終而復始。於是迎日推算，乃登仙於天。今年得朔旦冬至，與黃帝時協。臣昧死奏。」帝大悅，召卿問。卿曰：「臣受此書於申公，已死，屍解去。」帝曰：「申公何人？」卿曰：「齊人安期生同受黃帝言，有此鼎書。申公嘗告臣：言汉之聖者，在高祖之曾孫焉。宝鼎出，與神通，封禪得上太山，則能登天矣。黃帝郊雍祠上帝，宿齋三月，鬼區臾屍解而去，因葬雍，今大鴻冢是也。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，甘泉是也。升仙於寒門，谷口是也。」

上爲伐南越，告祷泰一。爲泰一鋒旗，命曰靈旗，畫日月斗，大吏奉以指所伐国。

拜公孫卿爲郎，持節候神。自太室至東萊，云見一人。長五丈，自稱巨公，牽一黃犬，把一黃雀，欲謁天子，因忽不見。上於是幸緱氏，登東萊，留數日，無所見，惟見大人跡。上怒公孫卿之無應，卿懼誅，乃因衞青白上云：「仙人可見，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。今陛下可爲觀於緱氏，則神人可致。且仙人好樓居，不極高顯，神終不降也。」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，高四十丈；於甘泉作延壽觀，亦如之。

上巡邊至朔方，還祭黃帝塚橋山。上曰：「吾聞黃帝不死，今有塚，何也？」公孫卿曰：「黃帝已仙上天，群臣思慕，葬其衣冠。」上嘆曰：「吾後升天，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？」乃還甘泉，類祠太一。

上於未央宮以銅作承露盤，仙人掌擎玉懷，以取雲表之露，擬和玉屑，服以求仙。

欒大有方術，嘗於殿前樹旌數百枚，大令旌自相擊，翻翻竟庭中，去地十餘丈，觀者皆駭。

帝拜欒大爲天道將軍，使著羽衣，立白茅上，授玉印；大亦羽衣，立白茅上受印；示不臣也。

欒大曰：「神尚清淨。」上於是於宮外起神明殿九間。神室：鑄銅爲柱，黃金塗之，丈五圍，基高九尺，以赤玉爲陛，基上及戶，悉以碧石，椽亦以金，刻玳瑁爲龍虎禽獸，以薄其上，狀如隱起，椽首皆作龍形，每龍首銜鈴流蘇懸之，鑄金如竹收狀以爲壁，白石脂爲泥，濆椒汁以和之，白密如脂，以火齊薄其上，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，光照洞徹，以白珠爲簾，玳瑁押之，以象牙爲蔑，帷幕垂流蘇，以琉璃珠玉，明月夜光，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，其次爲乙帳，甲以居神，乙以自御，俎案器服，皆以玉爲之，前庭植玉樹，植玉樹之法，葺珊瑚爲枝，以碧玉爲葉，花子或青或赤，悉以珠玉爲之，子皆空其中，小鈴槍槍有聲，甍標作金鳳皇，軒翥若飛狀，口銜流蘇，長十餘丈，下懸大鈴，庭中皆壓以文石，率以銅爲瓦，而淳漆其外，四門並如之，雖昆崙玄圃，不是過也。上恆齋其中，而神猶不至，於是設諸僞使鬼語作神命云：「應迎神，嚴裝入海。」上不敢去，東方朔乃言大之無狀，上亦發怒，收大，腰斬之。

東方朔生三日，而父母俱亡，或得之而不知其始；以見時東方始明，因以爲姓。既長，常望空中獨語。後游鴻蒙之澤，有老母採桑，自言朔母。一黃眉翁至，指朔曰：「此吾兒。吾卻食服氣，三千年一洗髓，三千年一伐毛；吾生已三洗髓、三伐毛矣。」

朔告帝曰：「東極有五雲之澤，其國有吉慶之事，則云五色，著草木屋，色皆如其色。」

帝齋七日，遣欒賓將男女數十人至君山，得酒，欲飲之。東方朔曰：「臣識此酒，請視之。」因即便飲。帝欲殺之，朔曰：「殺朔若死，此爲不驗；如其有驗，殺亦不死。」帝赦之。

東郡送一短人，長七寸，衣冠具足。上疑其山精，常令在案上行，召東方朔問。朔至，呼短人曰：「巨靈，汝何忽叛來，阿母還未？」短人不對，因指朔謂上曰：「王母種桃，三千年一作子，此兒不良，已三過偷之矣，遂失王母意，故被謫來此。」上大驚，始知朔非世中人。短人謂上曰：「王母使臣來，陛下求道之法：唯有清淨，不宜躁擾。復五

年，與帝會。」言終不見。

帝齋於尋真臺，設紫羅薦。

王母遣使謂帝曰：「七月七日我當暫來。」帝至日，掃宮內，然九華燈。七月七日，上於承華殿齋，日正中，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。上問東方朔，朔對曰：「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，宜灑掃以待之。」上乃施帷帳，燒兜末香，香，兜渠國所獻也，香如大豆，塗宮門，聞數百里。關中嘗大疫，死者相系，燒此香，死者止。是夜漏七刻，穴中無雲，隱如雷聲，竟天紫色。有頃，王母至：乘紫車，玉女夾馭，載七勝履玄璚鳳文之舄，青氣如雲，有二青鳥如烏，夾侍母旁。下車，上迎拜，延母坐，請不死之藥。母曰：「太上之藥，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玉液金漿，其次藥有五雲之漿風實雲子玄霜絳雪，上握蘭園之金精，下摘圓丘之紫柰，帝滯情不遣，欲心尚多，不死之藥，未可致也。」因出桃七枚，母自啖二枚，與帝五枚。帝留核著前。王母問曰：「用此何爲？」上曰：「此桃美，欲種之。」母笑曰：「此桃三千年一著子，非下土所植也。」留至五更，談語世事，而不肯言鬼神，肅然便去。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，母謂帝曰：「此兒好作罪過，疏妄無賴，久被斥退，不得還天；然原心無惡，尋當得還。帝善遇之。」母既去，上惆悵良久。

後上殺諸道士妖妄者百餘人。西王母遣使謂上曰：「求仙信邪？欲見神人，而先殺戮，吾與帝絕矣。」又致三桃曰：「食此可得極壽。」使至之日，東方朔死。上疑之，問使者。曰：「朔是木帝精爲歲星，下游人中，以觀天下，非陛下臣也。」上厚葬之。

上幸梁父，祠地主，上親拜，用樂焉；庶羞以遠方奇禽異獸及白雉白鳥之屬。其日，上有白雲，又有呼萬歲者。禪肅然，白雲爲蓋。

上自封禪後，夢高祖坐明堂，群臣亦夢，於是祀高祖於明堂，以配天。還作高陵館。

上於長安作蜚簾觀，於甘泉作延壽觀，高二十丈。又築通天臺於甘泉，去地百餘丈，望雲雨悉在其下。春至泰山，還作道山宮，以爲高靈館。又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戶，其東鳳闕，高二十丈，其西唐中，廣數十里，其北太液池，池中有漸臺，高三十丈。池中又作三山，以象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刻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，其南方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，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，階陛咸以玉爲之，鑄銅鳳皇，高五丈，飾以黃金棲屋上。又作神明臺井干樓，高五十餘丈，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。其後又爲酒池肉林，聚天

下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，鳥獸能言能歌舞，或奇形異態，不可稱載。其旁造奇華殿，四海夷狄器服珍寶充之，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，不可稱數。巨象大雀，師子駿馬，充塞苑廄，自古已來所未見者必備。又起明光宮，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。率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，滿四十者出嫁，掖庭令總其籍，時有死出者補之。凡諸宮美人，可有七八千。建章、未央、長樂三宮，皆輦道相屬，懸棟飛閣，不由徑路。常從行郡國，載之後車。與上同輦者十六人，員數恆使滿；皆自然美麗，不假粉白黛黑。侍衣軒者亦如之。上能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時無婦人；善行導養術，故體常壯悅。其有孕者，拜爵爲容華，充侍衣之屬。

宮中皆畫八字眉。

甘泉宮南有昆明，中有靈波殿，皆以桂爲柱，風來自香。

未央庭中設角抵戲，享外國，三百里內皆觀。角抵者，六國所造也；秦並天下，兼而增廣之；漢興雖罷，然猶不都絕。至上復採用之，並四夷之樂，雜以奇幻，有若鬼神。角抵者，使角力相抵觸者也。其雲雨雷電，無異於真，畫地爲川，聚石成山，倏忽變化，無所不爲。

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，至漢武又加修飾焉。

大將軍四子皆不才，皇后每因太子涕泣，請上削其封。上曰：「吾自知之，不令皇后憂也。」少子竟坐奢淫誅。上遣謝後，通削諸子封爵，各留千戶焉。

上巡狩過河間，見有青紫氣自地屬天。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，必天子之祥。求之，見一女子在空館中，姿貌殊絕，兩手一拳。上令開其手，數百人擘莫能開，上自披，手即申。由是得幸，爲拳夫人。進爲婕妤，居鉤弋宮。解皇帝素女之術，大有寵，有身，十四月產昭帝。上曰：「堯十四月而生，鉤弋亦然。」乃命其門曰堯母門。從上至甘泉，因幸告上曰：「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，七歲妾當死，今年必死。宮中多蠱氣，必傷聖體。」言終而臥，遂卒。既殯，香聞十里餘，因葬雲陵。上哀悼，又疑非常人，發塚，空棺無尸，唯衣履存焉。起通靈臺於甘泉，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，至宣帝時乃止。

望氣者言宮中有蠱氣。上又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，逐之弗獲。上怒，閉長安城諸宮門，索十二日，不得，乃止。

治隋太子反者，外連郡國數十萬人。壺關三老鄭茂上書，上感悟，赦反者。拜鄭茂爲宣慈校尉，持節徇三輔，赦太子。太子欲出，疑弗實。吏捕太子急，太子自殺。

上幸河東，欣言中流，與群臣飲宴。顧視帝京，乃自作《秋風辭》曰：「泛樓船兮汾河，橫中流兮揚素波。簫鼓吹，發棹歌，極歡樂兮哀情多。」顧謂群臣曰：「漢有六七之厄，法應再受命。宗室子孫，誰當應此者？六七四十二，代漢者，當塗高也。」群臣進曰：「漢應天受命，祚逾周殷，子子孫孫，萬世不絶。陛下安得亡國之言，過聽於臣妾乎？」上曰：「吾醉言耳！然自古以來，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，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。」

上欲浮海求神仙，海水暴沸湧，大風晦冥，不得御樓船，乃還。上乃言曰：「朕即位已來，天下愁苦，所爲狂勃，不可追悔。自今有妨害百姓費耗天下者，罷之。」田千秋奏請罷諸方士，斥遣之。上曰：「大鴻臚奏是也。其海上諸侯及西王母驛悉罷之。」拜千秋爲丞相。

行幸五柞宮，謂霍光曰：「朕去死矣。可立鉤弋子，公善輔之。」時上年六十餘，發不白，更有少容，服食辟谷，希復幸女子矣。每見群臣，自嘆愚惑：「天下豈有仙人，盡妖妄耳！節食服藥，故差可少病。」自是亦不服藥，而身體皆瘠瘦。一二年中，慘慘不樂。三月丙寅，上晝臥不覺。顏色不異，而身冷無氣，明日色漸變，閉目。乃發哀告喪。未央前殿朝晡上祭，若有食之者。葬茂陵，芳香之氣異常，積於墳埏之間，如大霧。常所御，葬畢，悉居茂陵園。上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，上幸之如平生，而旁人不見也。光聞之，乃更出宮人，增爲五百人，因是遂絶。

始元二年，吏告民盜用乘輿御物，案其題，乃茂陵中明器也，民別買得。光疑葬日監官不謹，容致盜竊，乃收將作匠下擊長安獄考訊。居歲餘，鄴縣又有一人於市貨玉杯，吏疑其御物，欲捕之，因忽不見。縣送其器，又茂陵中物也。光自呼吏問之，説市人形貌如先帝。光於是默然，乃赦前所系者。歲餘，上又見形謂陵令薛平曰：「吾雖失世，猶爲汝君，奈何令吏卒上吾山陵上磨刀劍乎？自今已後可禁之。」平頓首謝，忽然不見。因推問，陵旁果有方石，可以爲礪，吏卒常盜磨刀劍。霍光聞，欲斬陵下官，張安世諫曰：「神道茫昧，不宜爲法。」乃止。甘泉宮恆自然有鐘鼓聲，候者時見從官鹵簿似天子儀衛，自後轉稀，至宣帝世乃絶。

宣帝即位，尊孝武廟曰世宗。奏樂之日，虚中有唱善者。告祠之日，曰鵠群飛集後庭。

西河立廟，神光滿殿中，狀如月。東萊立廟，有大鳥跡，竟路白，龍夜見。河東立廟，告祠之日，白虎銜肉置殿前；又有一人騎白馬，馬異於常馬，持尺一札，賜將作丞。文曰：「聞汝績克成，賜汝金一斤。」因忽不見，札乃變爲金，稱之有一斤。廣川告祠之明日，有鐘磬音，房戶皆開，夜有光，香氣聞二三里。宣帝親祠甘泉，有頃，紫黃氣從西北來，散於殿前，肅然有風；空中有妓樂聲，群鳥翔舞蔽之。宣帝既親睹光怪，乃疑先帝有神，復招諸方士，冀得仙焉。

白雲趣宮。

漢成帝爲趙飛燕造服湯殿，綠琉璃爲戶。

一畫連心細長，謂之連頭眉，又曰仙蛾妝。

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，舞於殿上。冬衣自下在席上。平帝時，哀帝廟衣自在押外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